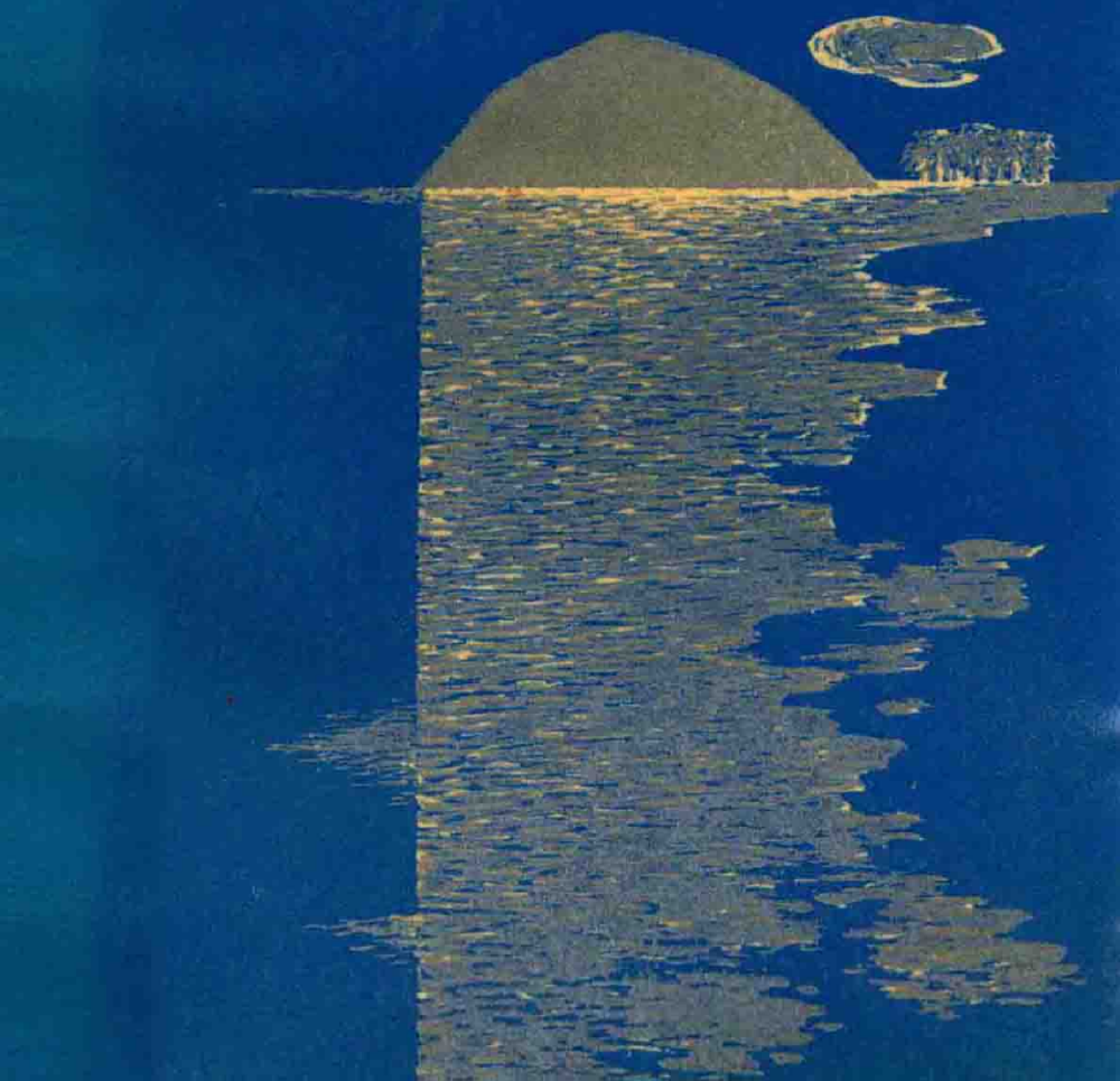


# 处女湖

章武著



# 处女湖

章武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90号

湖 女 处  
章 武 著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福建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

开 本 787×960毫米 1/36

字 数 85千字 4.5印张 2插页

版 次 199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449-3/I·214

定 价 2.25 元

## 序

郭 风

对于章武同志的散文作品，我的一些感受已分别写于《关于〈北京的色彩〉》（刊1987年7月号上海《文汇月刊》）和《谈福建三位中年作家的散文》（刊1988年7月号《散文选刊》）等作中。当然，那都是一些零散的见解，一些随感而发的见解，以致显得肤浅，谈不出与章武同志的散文作品所达到的成就相称的见解，私心引以为憾。近日，趁章武同志的新著《处女湖》行将出版之际，拜读此著的书稿，我仍然摆脱不了前此若干年间所得的印象，即对于他的文格的一个基本认识，认为他是一位对待散文艺术持十分严谨态度的作家。也许这一点认识对于理解章武同志的散文作品是颇为重要的，故我在这篇序文中不妨旧话重提一番。对此，我还得说，在拜读《处女湖》时，且确实得到若干新的“依据”，比如说，收在《处女湖》里的，是从作家若干年（约自1983年至近年）来所作相当数量的作品中严格选择出来的少量作品，这是一种明智的、

目光严峻的选择。又比如说，我总是感觉到作家的一种追求作品的完美的信念在他的胸中时时发亮，不曾熄灭，等等。

是否可以这样说，章武散文之真正受到多方面的注目，是从1983年至1985年的《北京的色彩》、《武夷山人物画》、《高山矮林》等作的问世开始？象《北京的色彩》这样的作品，且越来越取得广泛的影响。但是，章武同志并没有裹足不前。也许正如我上面重复说过的，即由于他对待散文艺术的严谨精神，他的才智从而得以时或使其作品出现新景象，在读者面前出现散文的某种新天地。这在我个人看来，1987年前后可能是章武同志散文艺术步入一个新阶段的年月。这一年前后所作的《田野上的思索》、《阳台》、《女儿的第一张像片》、《黑骏马》等作，比起《北京的色彩》等来，从作家视野的开阔，以及对于社会、人生乃至时代的思考的深沉，等等，显然都使作品散发一种果实进入成熟时期的香味。为了节省篇幅，我不拟摘录原文，因为摘录有时反见得拙劣，反而可能把作品的神采被割裂、被削弱了。诸如《女儿的第一张像片》，其神采出现于全文之中，《阳台》、《黑骏马》等作亦然。

当然，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我同样喜欢《古街清韵》（1988年）、《雨中的花巷》

(1984年)这种注入新情新意的风俗画或者地方志，具有一种独特的趣味。章武同志对于同行中的前辈（老实实在地，包括我自己）和同辈，都很敬重或者尊重。《处女湖》中有若干作品，写对于冰心等同志以及郑怀兴等同志的个人印象，尊崇之情流动于字里行间，这同时也是作家本人的品质的自然流露，在我看来，这些作品除了情感真挚外，也可以看出，行文颇为认真，凡此，也都使我感到喜欢。

这篇序言，仍然写得不深刻，所发见解可能仍然与章武同志的散文成就不相称。乞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1989年10月26日，福州

# 目 录

序	郭 风	1
北京的色彩		1
琉璃厂漫步		4
滕王阁寻迹		9
湖光山色中的英魂		14
特区的眼睛		18
香港奇观 (三题)		25
武夷山人物画		32
高山矮林		42
处女湖		45
湄屿潮音		54
镇海石与风动石		57
梦笔山苦思		61
鼓山试笔 (三题)		65
聪明泉		70
阳 台		73
女儿的第一张像片		76

黑骏马	83
绿 友	87
今晚停电	90
雨中的花巷	93
古街清韵	100
故里三桥	104
尴 尬	110
田野上的思索	118
黄昏，在吊脚楼	125
世纪同龄人的乡思	128
榕树·榕树	135
站在立交桥上的剧作家	143
背 影	152
骆驼祭	155
龚心的世界	158



## 北京的色彩

我象一片云，从四季长青的东海之滨飘到了北京城。

来到北京之前，有人告诉我：北京是“红色的海洋”，从紫禁城的宫墙到孩子们嘴中的糖葫芦，全是“红彤彤”的。

也有人告诉我：北京是“蓝色的世界”，那里的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全是一色蓝大褂……

我带着南方人一种特有的绿色的骄傲，步入了北京城。然而，深秋时节的北京城，很快便以她那壮丽而辉煌的色彩，驱除了我的偏见。

首先把我征服的，是北京树叶。从机场进入市区，夹道的松树、柏树，高高的白杨树，全是绿的，就在这绿色中间，呈现出我在家乡所看不到的深深浅浅的黄，闪闪烁烁的金，团团簇簇的红。一时辨认不清的乔木、灌木，把千百种奇妙的色彩纷繁而又和谐地展现在我面前，使我又惊又喜。后来，我漫游天坛，发现北门内那两排银杏树，满身

都停满了黄蝴蝶。秋风一吹，蝴蝶纷纷飘落地上，待细细一看，却又都变成用黄绢裱制的小扇面，宽沿上，还留着一道未曾褪尽的绿镶边呢！我登香山，探访那秋日里最后一批黄栌树的红叶。我又发现，在那残留枝头和铺满地上的红叶中，竟也有我在南方所想象不到的层次：金黄、桔红、曙红、猩红、赭石……几乎没有两片树叶是同色的，就是同一片叶子，也往往是柑黄中渗透着桃红，丹红中凝结着玫瑰紫……

北京城这彩色的秋林啊，你终于使我明白：大自然并非只有一种绿色，也并非只有一种黄，一种红……

我攀登长城，漫游故宫。长城的城墙是青灰色的，浓重中透着一种冷峻；故宫的宫墙是朱砂色的，深沉中显出一种威严。它们毕竟都已成为历史。我更喜欢的是近年来并肩崛起的新楼宇和那些纵横飞扬的立交桥，它们的色彩趋于明快、热烈、奔放，因而也更使人感到亲近。我常常把脸孔紧贴在公共汽车的窗玻璃上，不断从街道两旁飞驰的楼群中寻找雪山的洁白，草原的嫩绿，沙漠的金黄和大海的蔚蓝。由贝聿铭大师设计的香山饭店，素雅，纯净，不知怎么，使我怀念起家乡那冰清玉洁的水仙花……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末，北京城里无数个有色彩的音符，都能使人想起

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北京的日子是短暂的。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我也忘不了作为一名外地的顾客，挤进川流不息的人群，去逛逛慕名已久的西单、王府井和大栅栏，去选购首都的时装。我发现与我摩肩擦背的人群中，穿蓝衣衫者毕竟已是少数。更多的人，是身着各种质料、各种颜色的西装、卡曲、夹克、猎装、中山装……甚至，还有刚刚从电视屏幕和洛杉矶奥运会走进服装柜台的“大岛茂”式外套和“栾菊杰”式的击剑服。许多人托我代购的“长城牌”和“大地牌”风衣已供不应求，暂时脱销。我常常不无遗憾地伫立在十字街头，用羡慕的目光追逐那些风衣在身的匆匆过客。秋风掀动风衣的后摆，使他们显得多么潇洒！我发现，连风衣的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米黄色了。瞧，那一群骑自行车翩翩而来的身着风衣的少女，是红蝴蝶，是绿鹦鹉，还是蓝孔雀？

我是一片云，从彩色的北京又飘回绿色的东海之滨。

人们问：北京的色彩如何？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大自然有的，北京都有；凡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的，我们的首都——全都有！

1984年秋

## 琉璃厂漫步

读书人有句老话：“不到琉璃厂，不算到过北京城。”我虽读书不多，但从小便从鲁迅、西谛、老舍、邓拓的著作中，从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的画卷上拜识琉璃厂的大名，知道那是条有名的文化街，是历代诗、书、字、画及各类文物的荟萃之地。于是，灯下独坐，托腮遐思，常常在恍惚间觉得自己变成一只小鸟，正扑翅飞向那艺术的森林……

说来惭愧，我这小小的心愿竟然过了不惑之年，直到前不久晋京时才得以实现。我从高楼林立、美厦如云的和平门往南步行，按旅游地图寻到了琉璃厂街时，首先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仿佛时光倒流了一二百年，我，竟然阴差阳错，一脚踩进了晚清的历史——

是的，这大约二里多长，分成东西两半的弧形街市，所有的店铺、牌坊、寺庙、影壁，甚至连路灯的灯柱，完完全全是按照晚清的式样重新修建的。那单门独户的二层店

堂，那通天牌楼式的独特造型，那屋顶的卷棚、清水脊、悬山式结构，那门楣和窗框的装饰，或在木头上描金彩漆，或用砖雕显示出种种仿古图形，既具有雍容华贵的帝都气象，又散发出古拙淳厚的华北民间气息，与日趋现代化的北京市新建筑群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令人再三品味。

一群又一群的外国人从我的身边匆匆而过，他们的服装有如五彩的波浪，给这古色古香的街市抹上了很不和谐的色彩。但我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那蓝色的瞳孔和我这黑色的瞳孔一样，都放射出惊喜的光芒。他们抱着照像机，急不可待地钻进了一间间店铺，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而我，更乐于徜徉市街，细细观赏那每一家店铺的招牌，这些鎏金黑漆的匾牌，连接起来，便是一部中国近代、现代的书法艺术史。翁同和、张伯英、张大千、郭沫若、李一氓、赵朴初、启功、吴作人……或雄强浑厚，或劲险峭拔，或端正谨严，或潇洒飘逸，真、草、篆、隶，各臻其妙。每一家老铺的店名都十分耐人寻味：那专营古旧书的名“来熏阁”，仿佛一阵墨香扑面而来；那专营书画家原作的名“墨缘阁”，给人以“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喜洋洋之感。卖瓷器的名“萃珍阁”，卖金石陶器的名“振寰阁”，读起来更是有声有色。而出售历代铸

刻拓本拓片的名“观复斋”，顾名思义，则令人感到来之不易，大饱眼福的良机不可交臂失却。荣宝斋、庆云堂、戴月轩……每一个店名都是一首诗，一部历史。

我把脚步儿放得很轻，很轻，轻轻地走进了书林画海，生怕惊醒那些正在冥冥之中挥毫疾书的历代名人。我仿佛看见身穿长衫的鲁迅先生那瘦小而又高大的背影，他，是在寻求《何典》，还是在为编印《北平笺谱》搜求第一手资料？我仿佛听见有人在笑，哦，马在奔，虾在游，齐白石、徐悲鸿两位大师正在握手言欢，发出会心的笑。忽而，我又仿佛听见有人在叹息，在暗暗地哭泣，那是谁，是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还是十年内乱中死于非命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操，他们的智慧和才华，艰辛与不幸，欢乐与希冀，全都在这里凝固，凝固成书，成画，成为一方方默默无言的印石。而那些为历代艺术家提供了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的无数劳动者，那些在滴水成冰的寒夜里用僵硬的手指刻写木版的印书工人，那些在骄阳似火的夏午用钢钎、铁锤开凿寿山石的采石工们，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同样令人钦敬。在中华民族金碧辉煌的艺术宝塔上，他们是塔基，是巨人们赖以立足的坚韧牢固的基石！

书架上，一部线装石印的《琉璃厂小

志》把我带进了幽远深邃的历史：辽代，这里是小小的海王村；明初，这里办起了为兴建故宫烧制琉璃瓦的琉璃厂；清中叶，乾隆皇帝在此召集文人学士修订《四库全书》，于是，各地古旧书商蜂拥而至，大批古书古画集散于此，终于，出现了“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室玩填街”（见《帝京岁时纪胜》）的繁华盛景。可惜，《琉璃厂小志》还没有写完，它还来不及记载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十年浩劫，以及劫后的复兴……

不知不觉间，暮色已经慢慢降临。店员们彬彬有礼地请我“明天再来”，我不得不依依地走出店堂，街上，已是华灯初上。仿佛从长长的隧洞走出了洞口。我的面前是一片光明，一片温暖。依然是人如潮水，而不时有欢快的笑声如同浪花激溅。循声四望，原来还是那一群群外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提着、背着、腋下夹着的，全是成包、成盒、成卷的艺术品。

望着他们满载而归的背影，在欢笑声的余韵之中，我渐渐领悟到：并非只有摩天楼、超级商场、夜总会和迪斯科，才能吸引外国人，才能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于是，我在心中祈愿：愿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琉璃厂街，都有一个显示民族气派和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化树。

窗，都有一个雄踞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活的博物馆！

1984年冬





## 滕王阁寻迹

我真是热昏了头，在这样的大暑天，在这样发烫的柏油马路上，沿着热气蒸腾的赣江，默默地，默默地寻找着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的滕王阁，象寻找一位仰慕已久的老师，一位神交多年的朋友，一个少年时代美丽的梦。

没有一丝风，也几乎看不到一棵浓荫招人的树。头上，只有一轮炎炎的赤日，手中，只有一张汗津津的南昌市旅游图。这图，是我刚下火车时买来的，图上有一个人小小的不显眼的黑色标志，下面注明着“滕王阁遗址”五个小字。于是，我在旅店放下行李之后，便一口气跑到这一带来了，仿佛有一种亲切的声音，在前头遥遥地呼唤着我。

一边，是停泊着客轮、货轮、驳船和小舢板的赣江，阳光和波光在桅杆和吊杆的顶端闪闪发亮；一边，是灰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楼房或平屋，高低错落地连成了一排。不宽不窄的沿江马路，不紧不慢地在烈日下向前延伸、延伸。偶而几辆汽车迎面而来，